



杨广宇

女模特失踪 之谜

• 5



华夏出版社

女模特失踪之谜

杨 广 宇

华 夏 出 版 社

1987年 北京

内 容 提 要

姿色迷人的女模特徐雯丽，正值出国表演之际突然失踪，后暴尸路旁。妩媚端庄的孪生妹妹徐雯贞，因追查凶手竟遭奸污惨死。画家史勇出于义愤，以《女模特之死》的油画巧揭隐恶，却接二连三地险遭毒害。女护士陈艳华，因提供线索又被逼得精神失常。另一个娇艳迷人的女模特明星戈尼尼，受骗失身……

凶手究竟是谁？

公安局副局长认定是自杀；刑警队长断定是他杀；黑魔在亡命反扑。这是一场生与死，正义与邪恶的搏斗。“女模特失踪之谜”能否揭穿？小说悬念迭起，险象环生，构思新巧，结尾出人意料。

女模特失踪之谜

杨 广 宇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85千字
1987年9月北京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册

ISBN 7-80053-121-X/I·043

书号：10484·043 定价：1.80元

· 0 ·
· 1 ·
· 2 ·
· 3 ·

目 录

第 一 章	失踪的女模特·····	(1)
第 二 章	一张名片·····	(19)
第 三 章	若明若暗·····	(34)
第 四 章	一幅油画·····	(51)
第 五 章	摩托车疑案·····	(73)
第 六 章	横冲直撞的卡车·····	(91)
第 七 章	带血的项链·····	(110)
第 八 章	火葬场移尸·····	(128)
第 九 章	惨死者·····	(147)
第 十 章	揭穿车祸之谜·····	(166)
第十一章	不懈追踪的人·····	(185)
第十二章	曙光·····	(204)
第十三章	两个醒悟人·····	(226)
第十四章	诱骗·····	(243)
第十五章	最后的较量·····	(254)

第一章

失踪的女模特

1.

一九八四年仲夏。

一个清风习习的傍晚，在通向云山市文化宫剧场的大道上，汇集了潮水般的人流。他们都是年青人，姑娘们身着各种色彩鲜艳的衣裙，头上扎着五颜六色的发带，小伙们西装革履，潇洒精神，结双搭伴，嘻笑喧闹地在散发着夜来香、紫丁香气息的林荫路上匆匆而行。

文化宫剧场，今天装扮的格外引人注目，几只红色的宫灯高悬在大门口，一张大型广告画上，绘出了几个婀娜多姿，气质高雅，身穿盛装的摩登女郎，下面写着一行美术字：

“彩云时装表演队出国选拔演出。”

一群青年男女正围在广告画前啧啧议论：

“真带劲，瞧人家女时装模特儿多漂亮，个个象天仙一般，听说都是一米七以上的大高个。”

“没想到当模特儿还能出国，这可是以前没听说过的新鲜事，真叫人羡慕呀。”

• 1 •

“哎，今天准有徐雯丽表演，全市第一号大美人，时装队第一号种子选手，这次出国，板上定钉，准有她。”

这时，一个身材苗条，个子高高的姑娘却撇了撇嘴，不以为然地对身旁的男朋友说：

“徐雯丽有什么了不起，当初和我在一台纺织机上干活，普通工人一个，要不是考上了时装队，谁知道她呀。我最看不起这行了，成天扭屁股，露胸脯地在台上展览，给人看，真下贱。”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剧场内响起了开演的铃声，这些人赶紧拥进了场内，等待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

紫红色的天鹅绒帷幕徐徐拉开，五颜六色的灯光刹时间照的满台生辉。一只金色的球形旋转灯将万点金光洒向天幕和舞台。随着一阵欢快热烈、节奏感很强的乐曲，十几名身穿各色丝绸旗袍、夜礼服、连衣裙和迷你服的年轻姑娘，迈着轻盈的步子，从舞台两侧翩翩登场，宛如仙女下凡、孔雀开屏一般。悦耳的音乐，绚丽的衣裙，迷人的灯光，使人们心旷神怡，陶醉在一种如诗如画、梦幻般的欢乐之中。

“哗……哗……”

潮水般的掌声，喝采声立刻将整个剧场震撼了，观众们为这些把美带给生活，使人得到美的享受，美的欢乐的时装模特而欢呼。

女模特们纷纷退去，在一阵更加欢乐的乐曲声中，一位秀发高高挽在头顶，艳丽、妩媚的年轻姑娘走上了舞台。聚光灯照射在她那曲线动人，绝妙无比的身上。象雪花一样飞舞的旋转灯光洒在她那张俊俏、娇艳的鹅蛋形脸颊上面。使得她那似一泓清彻湖水般的闪亮眼睛更加生动迷人。她那一

双微微抿着的嘴唇娇小玲珑，红得象一朵樱桃。嘴角旁的酒窝里，盛满了欢愉的喜悦。她穿了一件黑色晚礼服，细细的腰肢扎着一条绸带，使丰满的胸部更加高耸。白细、娇嫩的皮肤在黑衣的衬托下，冰清玉洁，白玉无暇。在众多的女模特中，她宛如一只黑天鹅，亭亭玉立，貌压群芳。人们的视线一下子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

“观众同志们，现在表演的是彩云时装队最优秀的演员之一，她的名字叫徐雯丽，今年二十四岁。她的表演端庄、含蓄，动作舒展大方、自然、优美，曾代表我市赴广州参加过贸促会，得到国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

女报幕员用兴奋的语调向观众介绍了正在舞台上表演各种美妙动作的徐雯丽。

徐雯丽颌首向观众微笑，做完了最后一个动作，款步走到台中央，鞠了一躬，飘然而去。

“好，再来一个。”

“太美了。”

台下观众一边叫好，一边热烈鼓掌，欢迎徐雯丽再次登台。她只好再次走上台，深深地鞠了一躬，脸上浮动着欣喜的神彩：

“谢谢，谢谢。”

徐雯丽轻启朱唇，露出一排碎玉般的牙齿，向观众连连表示谢意。

她来到后台化妆室，对着镜子，准备卸装，背后忽然传来了一个女人酸溜溜的声音：

“丽丽，祝贺你呀，这么多人叫好捧场，换了我非晕过去不可。”

徐雯丽回头一看，是戈尼尼倚在门边，嘴里嚼着口香糖，用一双轻飘飘的眼光瞟着她，不冷不热地在说话。

“看你说的，尼尼，今天主要是我穿的衣服特别，你要是也穿上它，一定会更受欢迎的。”

徐雯丽知道戈尼尼在嫉妒自己，忙这样说。

“哟，你别假谦虚了，谁不知道你是第一号美人，云山市有名的市花，脸蛋儿俏啊，这次出国别人谁也争不过你，好好保护自己的资本吧，别叫人给……”

戈尼尼忽然不往下说了，神秘地冲她一笑，一双很好看的凤眼半眯着，鼻孔里哼了一声。

徐雯丽顿时沉下了脸，眉头一皱，陷入了一种忧虑之中。她讨厌这种相互之间的嫉妒，明争暗斗，尤其对戈尼尼这种好出风头表现自己，为了某种目的，不惜使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攀结权势之人，不顾人格的轻浮女人。

但这还不是叫徐雯丽忧虑的根本原因。最近一段时间，她的精神总处于一种惶恐不安之中，夜里不能安眠，失眠的痛苦使她原来青春焕发、饱满丰润的面颊日见消瘦，失去了往日那种光彩夺目的红润与娇艳。

一种淡淡的苦闷使她食欲大减，每当望着香喷喷的饭菜时，却没有胃口，懒的吃几口。作为一个青春年华，花容月貌的姑娘，她不但有各种最时髦的服装，还有令多少漂亮姑娘所羡慕的职业——时装模特。走在街上，行人都纷纷停住脚步，向她投来热切的注视。她的彩色照片上了省里的十几家刊物的封面，她的经历、生活也被一些记者写成了文章，登在报纸上。她已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全市的名人。名誉、地位、都有了。但她仍感到不安和忧虑，这是为什么？

但是，徐雯丽的苦恼和烦闷却不能向别人诉说。包括她最知心的朋友和可爱的妹妹都未曾吐露过。她要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埋在灵魂最深处，她要作出某种选择。

2.

“徐雯丽，你的电话。”

“哪儿来的？”

“是个男的，已打过好几次了。”

“告诉说我不在。”

“不行，他说有急事找你，必须接。”

电话室的张老头认真负责，固执地要徐雯丽去接电话。他望着正在卸装，满脸怒气的徐雯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自从时装队成立后，张老头的事情可多了，光传送电话一天就要跑上跑下几十次。这些可爱的姑娘们的交际也太广了，找她们的电话应接不暇，而且都是年青小伙子打来的，个个都是急碴的。电话里不是谈情说爱，就是约会时间、地点，姑娘们对于接电话都象过节一样高兴。可唯独这个姓徐的姑娘最近很反常，讨厌接电话。

徐雯丽见张老头一副不接电话不甘休的样子，叹了口气。

“好，我去接。”

“这就对了，你不接行，可我受不了对方的难听话。”

张老头跟在徐雯丽身后，磨磨叨叨地说。

“喂，我是徐雯丽，你是……”

徐雯丽拿起话筒，刚说了两句，马上变了脸色，她坚决地说：

“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到此为止，已经结束了。你问为什么？问题已经很清楚，我们不是同路人，怪我从前看错了人。”

“徐雯丽，你说的我不明白，什么问题已经清楚了，能讲具体点吗？”

话筒里，传来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你都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心里明白，还要我说吗？我怕脏了自己的嘴，奉劝你一句，以后不要再纠缠我，否则，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你……你想干什么？”

“报告，叫你受到应有的惩罚。”

“哈哈……哈哈……”

对方突然爆出一阵狂笑，震的话筒嗡嗡直响。

“谁会相信一个展览屁股的女模特的鬼话，我警告你，跟我这样一个有背景的人对着干，可没你的好处。还是放聪明些，回到我身边，咱们重归于好，否则，我对你绝不客气，就连你这次出国表演也会因我一句话而告吹。怎么样？好好想想吧。”

“你……”

徐雯丽气的浑身发抖，对方用这样恶毒的语言污辱自己喜爱的职业，她不能忍受。而且还如此威胁、利诱、想迫使自己改变主意，太卑鄙了。

“那就随你的便吧，我相信你是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的。但我决心已定，从此走自己的路，走到底。”

“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但有一点你要记住，胡说八道可没有好果子吃，如果你还想好好活着的话。”

“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

“啪”地一声，徐雯丽坚决地挂断了电话，眼睛里射出一道坚定不屈的光芒，长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刚从一间污秽、恶臭、令人窒息的洞穴里跑出来一样，她感到一阵轻松。一种获得解脱的愉快感使她容光焕发，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张老头虽在外屋喝茶，听评书《三国演义》，可耳朵却一直在听着电话里的争吵，见徐雯丽出来，忙问：

“怎么了？和谁吵的这么凶？不会出什么事吧？”

“张大爷，刚才是有人想欺负我，被顶了回去，没事”。

“没有事就好。”

张老头目送徐雯丽，心里却不安地想：这年头的姑娘都够厉害的，真不知她们是怎么想的。

3.

时装表演晚会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们一直沉浸在一种激情之中。为即将出国展出的民族服装的精美制作工艺、绚丽的色彩和演员们的出色表演而自豪和欣喜。

散场以后，仍有大批模特迷围在剧场外面，等候再看一看模特姑娘。

徐雯丽为了避开这些热情的观众，悄悄一个人从旁门走了出去。独自一人沿着幽静的街道向汽车站走去。

夏天的深夜，安谧宁静，习习的清凉夜风吹动着树梢沙沙作响。一轮明月悬在群星闪耀的天际，照在路边高大、茂

盛的梧桐树上，在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徐雯丽缓缓而行，今天她的心情格外舒畅，轻松怡然。终于从羁绊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现在她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她自己，属于美好的生活。她从路旁盛开的丁香花的枝头上，摘下一朵紫红色的花朵，深情地放到鼻前，贪婪地吻着闻着。随后又把它别在了鬓发上，陶醉在欣喜之中。

猛然，她发现身背后不远的树林中，有两个黑影在晃动，忽然一下子又隐藏到了树后，但四只鬼鬼祟祟的眼睛却在向自己这边窥探。

她的心一颤，一看表才发现时间已十一点了。此刻街上空荡荡的，不觉有些警惕起来，快步向车站走去。

背后两个黑影远远地尾随着她，不时在阴影里躲闪，徐雯丽感到了一种不安。电话里那个恶狠狠的声音又一次在耳边轰响：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了。”

“莫非……”

想到这里，徐雯丽惊出一身冷汗，她忽然看到街旁有一家饭馆，里面仍有人在喝酒说笑，便走了进去，要了一碗龙须面，慢慢吃着，向窗外观察。

外面，除了偶尔驰过的汽车，人迹稀少。两个黑影没有出现。徐雯丽这才松了口气，肚子感到有点饿了，便大口吃完面条，匆匆向车站走去。

远远的看见末班车停在站上，正要开走，忙大喊：

“等一等。”

可是当她气喘嘘嘘地跑到离车站几米远的地方，汽车排气管里冒出一串白烟，轰隆隆开走了。

她失望地立在原地，心想今天是回不了家了，十几里的夜路尽是偏僻的地方，徒步走不安全。还是回时装队宿舍吧！毕竟没多少路。想到这，徐雯丽回过头来，向幽静的路上扫了一眼，未发现那两个黑影，这才大着胆子往回走。

当时装队大门就在前面出现时，她才如释重负，快步走去。眼看到了门前，她正要举手叩门，突然背后一只大手伸了过来，拦腰将她抱住，另一只手捂住了她张开刚要叫喊的嘴巴。

徐雯丽拚命挣扎，用牙狠狠地咬住了那只黑手的手指头，只听哎哟一声惨叫，一个蒙面男人的手指头被咬破了。

“咚”，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徐雯丽的头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她立刻浑身瘫软，双臂下垂，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4.

天刚蒙蒙亮，徐雯贞醒来了。她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对面床铺空荡荡的，不觉心里一沉，感到一阵焦虑不安。

昨天晚上她下了班，特地去了市工艺美术商店，准备为姐姐徐雯丽买一件礼物。她在柜台前浏览，望着各种精美的工艺品，一时又拿不定主意买什么好。一对恋人正在端详着一只金项链，显然那女的是非常喜欢，爱不释手。挂在白晰的脖颈上比试，男的忙不迭从皮夹子里往外掏钱。她一看价钱，五百多元，不觉暗暗吐了吐舌头，心说好贵。可那小伙子却大方地付了款，亲手把金光灿灿的项链挂在了女友的脖子上，欢欢喜喜地一同走出了商店。徐雯贞目送这对幸福的

恋人，心想现在的青年人结婚越来越讲排场了，姑娘们要的东西也越来越贵重，好像不这样不足以显示身价的高贵，没意思。

她不觉流露出鄙视的目光，又转到别的柜台，盯住了一只精巧的色彩鲜艳的布袋。这是一种少数民族——傣族妇女常用的物品，上面绣着花草图案，下面带着黄穗，非常雅致。她买了下来。兴冲冲地走回家。

“姐姐，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一进门，她就大声嚷嚷着，可屋子里没人应声，姐姐不在家。她有点扫兴，只好一个人去洗菜、淘米、做晚饭。

可是左等右等，天色已晚，仍不见姐姐回来，她只好自己先吃了饭，坐在桌前看一本美学著作。这是她的功课。

徐雯贞是市工商银行的营业员，今年二十四岁，和姐姐雯丽同岁。姐妹俩是孪生子，出生时只比姐姐晚十八分钟。所以，长的非常相象。都是瓜子脸，大眼睛，苗条身材，亭亭玉立。从儿时起，她们就穿同样的衣服、鞋袜，扎一种颜色的发带，走在街上，招引着路人都好奇地看这一对可爱的小天使，发出赞美。有时，连父母都会弄错她们谁是谁，常常把她当成了姐姐，把姐姐当成了她。

那时，她们姐妹是幸福的，生活中充满了欢乐，在一个幼儿园里生活。父亲是个厂长，母亲在中学里当音乐教师。一家四口人在宁静的环境中幸福生活，美满愉快。

可是，一场风暴从天而降，毁灭了这个家庭。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母亲被逼成了精神病，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当时，她们姐妹俩只有六岁，还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

事情，只是不知所措地看着父母双双而去，吓的哇哇大哭。

乡下的老奶奶把她俩接到了农村，担负起抚养一对孤女的重任。姐妹俩的生活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失去父母抚爱的惨境中，默默长大。俩个人相依为命，在艰辛的生活中渐渐懂事了，性格也变的坚强起来。

一九七八年，父母的问题得到了平反，她俩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城里，住到了原来的房子里。这时，她们已长成了大姑娘，相貌出众漂亮，似一对天仙。

不久，又分配了工作，姐姐去了纺织厂，她考上了银行。

虽然姐妹俩容貌相似，但性格却有很大差异。姐姐雯丽生性活泼，爱蹦爱跳，整天乐乐呵呵，唱个不停。农村的艰苦生活并未使这个心灵单纯的姑娘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更未磨灭掉她想当演员的理想。也许是当音乐教师的母亲的那种遗传基因的缘故，雯丽有天生的一付百灵鸟般的好嗓子，各种民歌、小调到了她的歌喉里，不仅美妙动听，还能招来百鸟的欢唱附和，引的人们侧耳倾听，乐不可支。

雯贞却不同，她喜静不爱动，性格深沉、含蓄，极有个性，当姐姐在引亢高歌时，她却悄悄躲在僻静处潜心读书，闪动着一双思索的大眼睛，考虑着什么。

所以，回城分配工作以后，俩个人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雯丽开始想考歌舞团，由于发音方法不对，未被录取。后来纺织公司成立时装队，她又去报了名，结果以美丽的容貌和苗条的体形被录取，成为了一名时装模特演员。虽然不能唱歌，但也经常登台亮相，四处演出，终于离开了轰轰作

响，单调乏味的纺织机，已是很满意了。

雯贞却考上了电视大学中文系，想借着年轻的好时光，在知识的海洋里充实自己，提高文学修养，为将来搞创作打基础。

说实话，她对姐姐选择了当模特儿这行起初是持否定态度，坚决不同意。认为一个姑娘家成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扭捏作态，扭着臀部走来走去有失大雅，有轻浮之嫌。曾劝姐姐认真考虑，慎重选择。

可是雯丽却说她太保守、正统。

“哎呀呀，我说妹妹，现在都八十年代了，人们都在追求美，寻找美的生活方式，契诃夫不是说过：人不仅要容貌美，还要服装美，心灵美吗？做模特儿就是要把美带给人们，装点生活，使生活色彩多姿，百花齐放。国外都把模特儿称作美的使者，有很高的地位。你看这次考模特的人中，有大学生、研究生、干部子女，她们都有知识、有地位、有好工作，可为什么还要当模特儿？这你不懂，这叫新观念，是思想解放，开放进步的标志。”

姐姐说的有道理，现在的青年女性再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她们大胆、奔放，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冲破各种世俗偏见，勇敢地去追求美好的东西，不能说不好，可……

雯贞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但经过实践，她渐渐承认了姐姐的选择是对的。她去看过时装表演，为那些漂亮的服装和赏心悦目的表演而倾倒，为观众的热烈欢迎情绪所打动，终于也认识到生活是多姿多彩的，需要模特儿来传播、展示。

最近，又听姐姐说要随时装队出国表演，更加为姐姐高

兴，特地去买了礼物送她。

雯贞一边看书，一边等着姐姐，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很久，当她抬眼看墙上的电子钟时，发现已是十一点多了。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幕，不禁有些惴惴不安起来。

“这么晚了，姐姐怎么还不回来？”

她这么想着，不禁又回忆起姐姐进时装队后所发生的一些令人担心的变化。

首先，姐姐和原来的恋爱对象，同厂的技术员秦月断绝了关系。

后来，又经常回来的很晚。从姐姐那兴奋的表情中，她知道姐姐正在热恋。

为此，她探问过姐姐，那人是谁。雯贞沉浸在一种甜蜜之中，被爱情燃烧发红的眼睛里流动着如痴如醉的光芒。

“他是个好青年，不仅具有男子汉气魄，骑士风度，而且才华横溢，前途无量，我喜欢他。”

姐姐似乎对现在的男朋友十分满意。雯贞却仍不大放心，追问是怎样认识的，有介绍人没有，姐姐一听噗嗤一声笑了：

“介绍人嘛，就是一束束的鲜花呀。每次我表演完，总有人往后台送一束玫瑰花，鲜灵灵的，散发着香气。可却不知谁是送花人。后来才知道是他，这种结识的方法真富于浪漫色彩，挺好玩的。”

“花为媒，是有点浪漫，可你了解他吗？”

“当然了解，他还是舞场上的王子呢。探戈、迪斯克跳的棒极了，善于交际，门路也很广，认识不少名流，是个难得的才子。”